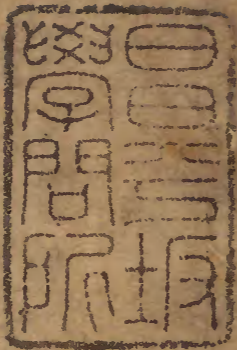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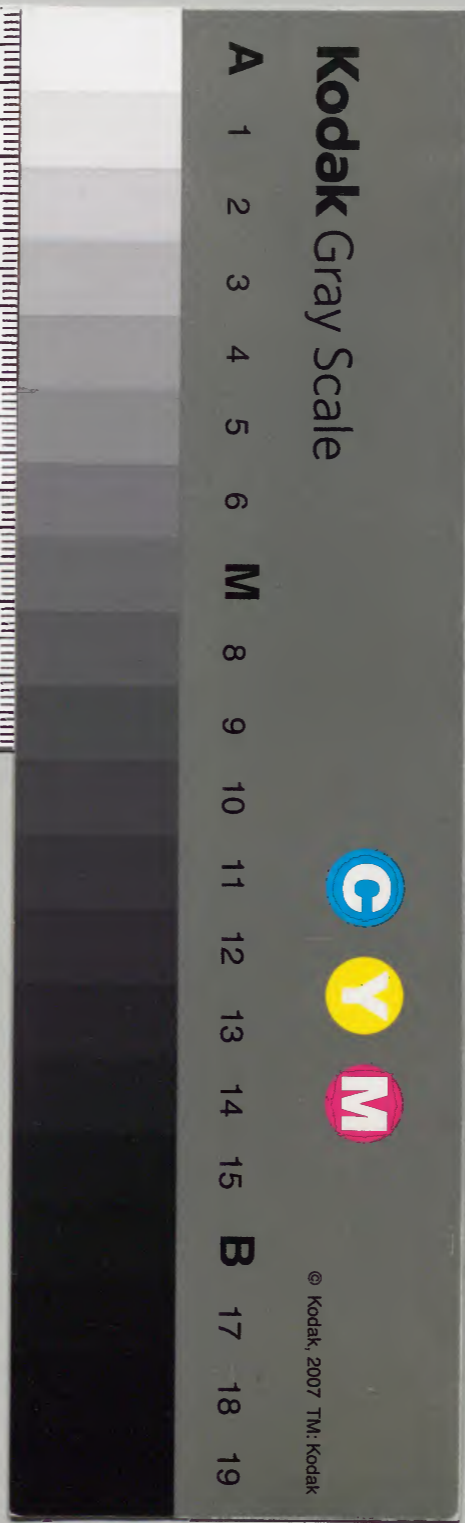
呻吟語摘

下之上
外編



庫	文	開	内
九	九	九	淡
函	四	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59
冊數	4 (3)
函號	299 6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呻吟語摘卷之下

外篇

天地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男知畏校

知思閱

淺草文庫

觀七十二候者。謂物知時非也。乃時變物耳。

天地盈虛消息。是一箇套子。萬物生長收藏。是一副

印板

萬物得天地之氣以生。有宜溫者。有宜微溫者。有宜太溫者。有宜溫而風者。有宜溫而濕者。有宜溫而燥者。有宜溫而時風時濕者。何氣所生。則宜何氣。得之則長養。失之則傷病。氣有一毫之爽。萬物陰受一毫之病。其宜涼宜寒宜暑。無不皆然。飛潛動植。蟻蠓之物。無不皆然。故天地位則萬物育。王道平則萬民遂。

陰陽合時。只管合。合極則離。離時只管離。離極則合。不極則不離。不合極則必離。必合。

風惟知其吹拂而已。雨惟知其淋漓而已。霜雪惟知其嚴凝而已。水惟知其流行而已。火惟知其燔灼而已。不足則屏息而各藏其用。有餘則猖狂而各恣其性。卒然而感。則強者勝。若兩軍交戰。相下而後已。是故久陰則權在雨。而日月難為明。久旱則權在風。而雲雨難為澤。以至水火霜雪。莫不皆然。誰為之。曰陰陽為之。陰陽誰為之。曰自然為之。

生氣醇濃渾濁。殺氣清爽澄澈。生氣牽戀優柔。殺氣果決脆斷。生氣寬平溫厚。殺氣峻隘涼薄。故春氣網緼萬物以生。夏氣薰蒸萬物以長。秋氣嚴肅萬物以入。冬氣閉藏萬物以亡。

一呼一吸。不得分毫有餘。不得分毫不足。不得連呼。不得連吸。不得一呼無吸。不得一吸無呼。此盈虛之自然也。

天地發育之氣。到無外處止。收斂之氣。到無內處止。不至而止者。非本氣不足。則客氣相奪也。

萬物生於陰陽。死於陰陽。陰陽於萬物。原不相干。任其自然而已。雨非欲潤物。旱非欲燻物。風非欲撓物。雷非欲震物。陰陽任其氣之自然。而萬物因之以生死耳。易稱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另是一種道理。不然。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也。若有心成化。則寒暑災祥。得其正。乃見天心矣。

天極從容。故三百六十日爲一嘯吸。極次第。故溫暑

涼寒不驀越而雜至。極精明故晝有容光之照而
夜有月星。極平常寒暑旦夜生長收藏萬古如斯
而無新奇之調。極含蓄併包萬象而不見其滿塞
極沉默無所不分明而無一言。極精細色色象象
條分縷析而不厭其繁。極周匝疎而不漏。極凝定
風雲雷雨變態於空中。悲懼叫號怨德於地下而
不惡其擾。極通變普物因材不可執爲定局。極自
然任陰陽氣數理勢之所極所生而已不誕極堅
耐萬古不易而無欲速求進之心。消磨曲折之患
極勤敏無一息之停。極聰明亘古今無一人一事
能欺罔之者。極老成有虧欠而不隱藏。極知足滿
必損盛必衰。極仁慈雨露霜雪無非生物之心。極
正直始終計量未嘗養人之奸容人之惡。極公平
柳高舉下無貧富貴賤一視同仁。極簡易無瑣屑
曲局示人以繁難。極雅淡青蒼自若更無炫飾。極
靈爽精誠所至有感必通。極謙虛四時之氣常下

交極正大。擅六合之恩威。而不自有極誠實。無一
毫僞妄心。虛假事。極有信。萬物皆任之。而不疑。故
人當法天。人天所生也。如之者存。反之者亡。本其
氣而失之也。

要知道雷霆霜雪都是太和

盛德莫如地。萬物於地。惡道無以加矣。聽其所爲而
莫之憾也。負荷生成而莫之厭也。故君子卑法地。
樂莫大焉。

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更不須向
蒼蒼上面討

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者
各物之天命。定而言。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天。天
亦再不照管。

問天地開闢之初。其狀何似。曰。未易形容。因指齋前
盆沼。令滿貯帶沙水。一盆投以凡礫數小塊。雜穀
豆升許。令人攪水渾濁。曰。此是混沌未分之狀。待

三日後再來看開闢。至日而濁者清矣。輕清上浮。曰此是天開於子。沉底渾泥。此是地闢於丑。中間一瓦礫出露。此是山陵。是時穀豆芽生。月餘而水中小虫浮沉奔逐。此是人與萬物生於寅。徹底是水。天包乎地之象也。地從上下。故山上銳而下廣。象量穀堆也。氣化日繁華。日廣後。日消耗。萬物毀而生機微。天地雖不毀。至亥而入成混沌之世矣。陰陽之氣。各橫逞於有餘。各退縮於不足。非相讓也。非相妒也。各行其自然而已。旱而雩。水而禱。人事當爾。乃聖人燮理修省之道。積誠所格。自足回天。然亦非常理也。而偶然者。欲以貪天功。則廷矣。兩間氣化。總是一副大蒸籠。天地之於萬物。原是一貫。天地之於萬物。因之而已矣。分毫不與焉。世界雖大。容得千萬人。忍讓容不得一兩個縱橫。

呻吟語摘卷之下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男知畏校

外篇

知思闕

世運

壞世教者。不是宦官宮妾。不是農工商賈。不是衙門市井。不是夷狄。

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黎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

而治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士鮮衣美食。浮談恠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爲村鄙。女傳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爲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縟節。逐奔世態。而以教養爲迂腐世道。可爲傷心矣。

喜殺人。是恭。愁殺人。也是恭。恭之人。昏惰侈肆。恭之事。廢墜寬罷。恭之風。紛華驕蹇。恭之前。如上水之篙。恭之世。如高竿之頂。恭之後。如下坂之車。故否可以致恭。恭必至於否。故聖人憂恭不憂否。否易振。恭難持。

節文度數。聖人之所以防肆也。僞禮文不如真愛敬。真簡率不如僞禮文。僞禮文猶足以成體。真簡率每至於踰閑。僞禮文流而爲象恭。滔天真率。簡流而爲禮法掃地。七賢八達。簡率之極也。舉世牛馬。而晉因以亡。近世士風。崇尚簡率。蕩然無檢。嗟。嗟。吾莫知所終矣。

呻吟語卷之一
六合是個情世界。萬物生於情。死於情。至人無情。聖人調情。君子制情。小人縱情。

呻吟語摘卷之下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男知畏校

外篇

知思閱

聖賢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趣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

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聖人不強人以太難。只是撥轉他一點自然底肯心。日之于萬形也。鑑之于萬象也。風之于萬籟也。尺度權衡之于輕重長短也。聖人之于萬事萬物也。因其本然。付以自然。分毫我無所與焉。然後感者常平。應者常逸。喜亦天怒亦天。而吾心之天如故也。萬感動勦。衆動膠囿。而吾心之天如故也。平生無一事可憚人。此是大快樂。

堯舜雖是生知安行。然堯舜自有堯舜工夫學問。但聰明睿智。千百眾人。豈能不資見聞。不待思索。朱文公云。聖人生知安行。更無積累之漸。聖人有聖人底積累。豈儒者所能測識哉。

周子謂聖可學乎。曰無欲。愚謂聖人不能無欲。七情中。合下有欲。孔子曰。已欲立。欲達。孟子有云。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天欲不可無。人欲不可有。天欲公

也。人欲私也。周子云聖無欲。愚云不如聖無私。此二字者。三氏之所以異也。

聖人沒自家底見識

對境忘情。猶分彼我。聖人可能入塵不染。則境我爲一矣。而渾然無點染。所謂入水不濕。入火不焚。非聖之至者不能也。若塵爲我。役化而爲一。則天矣。聖人學問。只是人定勝天。

聖人之私。公衆人之公私。聖人無夜氣。

衣錦尚絅。自是學者作用。聖人無尚。

聖王不必天而必我。我之天定。而天之天隨之。生知之聖人不長進。

學問到孔子地位。纔筭得個通通之外。無學問矣。

聖人因蛛而知罟網。非蛛學聖人而作網罟也。因蠅而悟作繩。非蠅學聖人交足也。物者天能。聖人者人能。

呻吟語摘卷之下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男知畏校

外篇

知思閣

品藻

獨處看不破。忽處看不破。勞倦時看不破。急遽倉卒時看不破。驚憂驟感時看不破。重大獨當時看不破。吾必以為聖人。

圈子裏幹實事。賢者可能圈子外幹大事。非豪傑不能。或曰。圈子外可幹乎。曰。世俗所謂圈子外。乃聖賢所謂性分內也。人守一官。官求一稱。內外皆若人焉。天下可庶幾矣。所謂圈子內幹實事者也。心切憂世。志在匡時。苟利天下。文法所不能拘。苟計成功。形迹所不必避。則圈子外幹大事者也。識高千古。慮周六合。挽末世之頽風。還先王之雅道。使

每內復嘗秦漢以前之滋味。則又圈子以上人矣。世有其人乎。吾將與之共流瀾矣。乃若碌碌衆

見。惴惴循弊。規威儀文辭。燦然可觀。勤慎謙默。居然寡過。是人也。但可爲高官耳。世道奚賴焉。

黨錮諸君。只是褊淺無度量。身當濁世。自處清流。譬之涇渭。不言自別。正當遵海濱而處。以待天下之清也。却乃名檢自負。氣節相高。志滿意得。卑視一世。而踐踏之。譏謗權勢。而狗彘之。使人畏忌奉承。愈熾愈驕。積津要之怒。潰權勢之毒。一朝而成載。

胥之凶。其死不足惜也。詩稱明哲保身。孔稱默足有容。免於刑戮。豈貴貨清市直。甘鼎鑊如飴哉。申陳二子得之。郭林宗幾矣。顧厨俊及吾道中之罪人也。僅愈於卑污耳。若張儉則又李膺范滂之罪人可誅也夫。

世之頽波。明知其當變。徃於衆皆爲之。而不敢動。事之義舉。明知其當爲。徃於衆皆不爲。而不敢動。則果亦衆人之所爲也。是則一果餅未敢取食。而後入口。彼不知其可食與否也。既知之矣。猶以衆人爲行止。可愧也。夫惟英雄豪傑。不徇習以居非。能違俗而任道。夫是之謂獨復。嗚呼。此庸人智巧之士。所謂生事而好異者也。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閒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

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胥笑之。

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

天之生人。雖下愚亦有一竅之明。聽其自爲用。而極致之。亦有可觀。而不可謂之才。所謂才者。能爲人用。可圓可方。能陰能陽。而不以已用者也。以已用。皆偏才者也。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而猶極力以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今之論人者。於辭受。不論道義。只以辭爲是。故辭寧矯廉。而避貪愛之嫌。於取與。不論道義。只以與爲是。故與寧傷惠。而避吝嗇之嫌。於怨怒。不論道義。只以忍爲是。故禮雖當校。而避無量之嫌。義當明。

分。人皆病其諛。而以倨傲矜陵爲節。既禮當持體。人皆病其倨。而以過禮足恭爲盛德。惟儉是取者。不辨禮有當豐。惟默是貴者。不論事有當言。此皆察理不精。貴賢知而忘其過者也。噫。與不及者誠有間矣。其賊道均也。

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已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尚有未畢之生分。不了之心緣。不惟孔孟。雖佛老墨翟申韓。皆有一種斃而後已念頭。是以生不爲世間贅疣之物。死不爲幽冥浮蕩之鬼。乃西晉王衍輩一出。以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玄語爲得聖之清。以滅型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爲高人。以銜杯於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尚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咏之禍。長情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蓋開釁於莊列。而基

惡於巢由。有世道之責者。宜知所戒矣。

老子猶龍。不是尊美之辭。蓋變化莫測。淵深不露之謂也。

強恕。須是有這恕心。纔好勉強推去。若視他人饑寒痛楚。漠然通不動心。是恕念已無。更強個甚。還須是養個恕出來。纔好與他說強。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為其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默識得。

鄉原是似不是偽。孟子也只定他個似字。今人却把似字作偽字看。不惟欠確。且末減了他罪。

不當事。不知自家不濟。才隨遇長識。以窮精。坐談先生。只好說理耳。

沉溺了如神附。如鬼迷。全由不得自家。不怕你明見真知。眼見得深淵陡澗。心安意肯底直前撞去。到此翻然跳出。無分毫粘帶。非天下第一大勇不能。

學者須要知此

巢父許由。世間要此等人作甚。荷蕢晨門。長沮桀溺。知世道已不可爲。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巢由一派有許多人。皆汚濁堯舜。噦吐臯夔。自謂曠古高人。而不知不仕無義。潔一身以病天下。吾道之罪人也。且世無巢許。不害其爲唐虞。無堯舜臯夔。巢許也沒安頓處。誰成就你個高人。

而今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奔奔。下。故放前節。是爲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是爲身家妻子欲位高金多乎。世之治亂。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只於這兩個念頭定了。嗟夫。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於有吾輩哉。

夫物。愚者直。智者僞。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卽鳥之返哺。雉之耿介。鳴鳩均平。專一。雌鳩和而不流。雁之貞靜。自守。騶虞之仁。獬豸之秉正。嫉邪。何嘗有矯僞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纒

呻吟語卷下
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真當求之愚。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愚。夫愚者何嘗不智哉。愚者之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面色不浮。眼光不亂。便知胸中靜定。非久養不能。禮曰儼若思。安定辭。善形容有道氣象矣。

道自孔孟以後無人識。三代以上面目。漢儒無見於清。宋儒無見於大。

有憂世之實心。汝欲濟世之實才。施處斯人也。我願爲曳屣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卽品格有清濁。均於宇宙無補也。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六之才。疑

任要內明外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群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蹈險。寧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馭有方。更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噫。難與曲局者道。

今之國語鄉評。皆繩人以細行。細行一虧。若不可容。於清議。至於大節。都脫略。廢墜。渾不說起。道之不明。亦至此乎。可嘆也已。

自中庸之道不明。而人之相病無終已。狷介之人。病和易者。為熟軟。和易之人。病狷介者。為乖戾。率真之人。病慎密者。為深險。慎密之人。病率真者。為麤疎。精明之人。病渾厚者。為含糊。渾厚之人。病精明者。為苛刻。使質於孔子。吾知其必有公案矣。孔子者。合十聖於一身。萃萬善於一心。隨事而時出之。

因人而通變之。圓神不滯化。裁無端。其所自爲。不
可以教人者也。何也。難以言傳也。見人之爲。不以
備責也。何也。難以速化也。

告子許大力量。無論可否。只一個不動心。豈無骨氣
人所能。可惜只是沒學問。所謂其至爾力也。

千古一條大路。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由之。此是官路。
古路。乞人盜蹠都有分。都許由人自不由耳。或曰。

須是跟着數聖人。走曰各人走各人路。數聖人者。
走底是誰底路。肯實在走。脚踪兒自是暗合。

得人不敢不然之情。易得人自然之情。難。秦漢而後。
皆得人不敢不然之情者也。

而今講學。不爲明道。只爲角勝。字面詞語間。拏住一
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足。這是甚麼心腸。
講甚學問。

衆人但於義中尋個利字。再沒利中尋個義字。
士君子高談濶論。語細探玄。皆非實際。緊要在這用。

濟事。故今之稱拙鈍者曰不中用。稱昏庸者曰不濟事。此雖諺語口頭。余嘗愧之。同志者盍亦是務乎。

秀雅溫文。正容謹節。清廟明堂所宜。若蹈湯火。衽金革。食牛吞象之氣。填海移山之志。死孝死忠。千種百折。未可專望之斯人。

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真儒。

千萬人吾性。赫殺老子。老子是保身學問。

或問某公如何。曰可謂豪傑英雄。不可謂端人正士。問某公如何。曰可謂端人正士。不可謂達節通儒。達節通儒乃端人正士中豪傑英雄者也。

性分名分。不是兩項。盡性分底。不傲名分。召之見。不肯見之。召之役。執往役之事。今之講學者。凌犯名分。自謂高潔。孔子乘田委吏時。何嘗不折腰屈膝於大夫之庭乎。噫。道之不明久矣。

呻吟語摘卷之下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男知畏校

外篇

知思閣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為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為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齟齬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群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

六合之內。有一事一物。相凌奪。侵借。而不各居其正位。不成清世界。有匹夫匹婦。冤抑憤懣。而不得其分願。不成平世界。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卽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卽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極重。不反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

天子雖孱懦甚。亦必有恚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故步視千里為遠。前步視後步為近。千里者步步之積也。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毫髮不以假借。此慎漸之道也。

君子之於風俗也。守先王之禮而儉約是崇。不妄開事端以貽可長之漸。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刻鏤之不止。黼黻不至庶人錦繡。被墻屋不止。民貧盜起。不顧也。嚴刑峻法莫禁也。是故君子謹其事端。不開人情竇。而恣小人無厭之欲。

微者正之。甚者從之。從微則甚。正甚愈甚。天地萬物。氣化人事。莫不皆然。是故正微從甚。皆所以禁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也。

聖人治天下。常令天下之人。精神奮發。意念斂束。奮發則萬民無棄業。而兵食足。義氣充。平居可以勤。國有事可以捐軀。斂束則萬民無邪行。而身家重。

名檢脩。世治則禮法易行。國衰則姦盜不起。後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臣民而怠惰放肆。明主之憂也。

只有不容己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未必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不切者也。故有純王之心。方有純王之政。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箇箇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逐了這箇心。纔得暢然一霎懽。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安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爲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也。爲一國君。一國皆待命於我者也。爲天下主。天下皆待命於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以稱此職。何以居此位。夙夜汲汲。圖惟之不暇。而暇於安富尊榮之奉。身家妻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耶。夫付之以生民之寄。寧爲盈一己之欲哉。試一反思。便當愧汗。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妒能之人。惰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為。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
一鳥乎。國家養士。何為哉。士君子委質。何為哉。需者以宇宙為分內。何為哉。

後世無人才。病本只是學政不修。而今把作萬分不急之務。纔振舉這箇題目。便笑倒人。官之無良。國家不受其福。蒼生且被其禍。不知當如何處。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豈不然。青萍結綠。非不良劍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賑均田。減糶檢災。鄉

呻吟語
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肯有司。自省
有餘愧矣。

一呼吸間。四肢百骸。無所不到。一痛痒間。手足心知。
無所不通。一身之故也。無論人生。卽偶提一線。而
渾身俱動矣。一脈之故也。守令者。一郡縣之線也。
監司者。一省路之線也。君相者。天下之線也。心知
所及。而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而天下莫不鼓
舞。者何。提其線故也。令一身痛痒。而不知覺。則爲
痴迷之心矣。手足不顧。則爲痿痺之手足矣。三代
以來。上下不聯屬久矣。是人各一身。而家各一情
也。死生欣戚。不相關。其罪不在下也。

夫民懷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釁。衆
心已離。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此桀紂之所
以亡也。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置同然之腹。不恃
其順我者之迹。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心。體其意
欲而不忍拂。知民之心。不盡見之於聲色。而有隱

而難知者在也。此所以固結深厚。而子孫終必賴之也。

治世莫先無偽教。民只是不爭。

勢有時而窮。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於匹夫。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勢者也。自領其勢。反爲勢所傾。故明王不恃蕭牆之防禦。而以天下爲藩籬。德之所漸。薄海皆腹心之兵。怨之所結。衽席皆肘腋之敵。故帝王重民。是自重其身者也。愛民。是自愛其身者也。覆轍滿前。而驅車者接踵可憫哉。

如今天下人。譬之驕子。不敢執氣。唐突便艱。然起怒。縉紳稍加綜核。則曰苛刻。學校稍加嚴明。則曰寡恩。軍士稍加斂戢。則曰凌虐。鄉官稍加持正。則曰踐踏。今縱不敢任怨。而廢公法以市恩。獨不可已乎。如今天下事。譬之敝屋。輕手推扶。便愕然咋舌。今縱不敢更張。而毀拆以滋壞。獨不可已乎。

公私兩字。是宇宙的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只一箇私字。擾攘的。不成世界。

天下之存亡。係兩字。曰天命。天命之去就。係兩字。曰人心。

聖人聯天下爲一身。運天下於一心。今夫四肢百骸。五臟六腑。皆吾身也。痛痒之微。無有不覺。無有不頃。四海之痛痒。豈帝王所可忽哉。夫一指之疾。如粟可以制人之死命。國之存亡。不在耳目聞見。聞見時。則無及矣。此以利害言之耳。一身麻木。若不是我。非身也。人君者。天下之人君。天下者。人君之天下。而血氣不相通。心知不相及。豈天立君之意耶。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與爲亂。

任人不任法。此惟堯舜在上。五臣在下可矣。非是而

任人未能不亂者。二帝三王非不知通變宜民。達
權宜事之爲善也。以爲吾常御天下。則吾身卽法
也。何以法爲。惟夫後世庸君具臣之不能與道致
治。暴君邪臣之敢於恣惡肆奸也。故大綱細目。備
載具陳。以防檢之。以昭示之。固知夫今日之畫一。
必有不便於後世之推行也。以爲聖子神孫。自能
師其意而善用於不窮。且尤足以濟吾法之所未
及。庸君具臣。相與守之。而不敢變。亦不失爲半得。
暴君邪臣。卽欲變亂而弁髦之。猶必有所顧忌。而
法家拂士。亦得執祖宗之成憲。以匡正其惡。而不
苟從。暴君邪臣。亦畏其義正事核也。而不敢遽肆。
則法之不可廢也明矣。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
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使衆之道。不分職守。則分日月。然後有所責成。而上
不勞。無所推委。而下不奸。混呼雜命。槩怒偏勞。此

不可以使二人。况衆人乎。勤者苦。惰者逸。訥者寃。辨者欺。貪者飽。廉者饒。是人也。卽爲人下。且不能而使之爲人上。可嘆也夫。

弭盜之末務。莫如保甲。弭盜之本務。莫如教養。故斗米十錢。夜戶不閉。足食之效也。守遺待主。始於盜牛。教化之功也。夫盜辱名也。死重法也。而人猶爲之。此其罪豈獨在民哉。而隄城池是恃。關鍵是嚴。巡緝是密。可笑也已。

文化天子

